

独走 乌江



魏荣钊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独走 乌江

魏荣钊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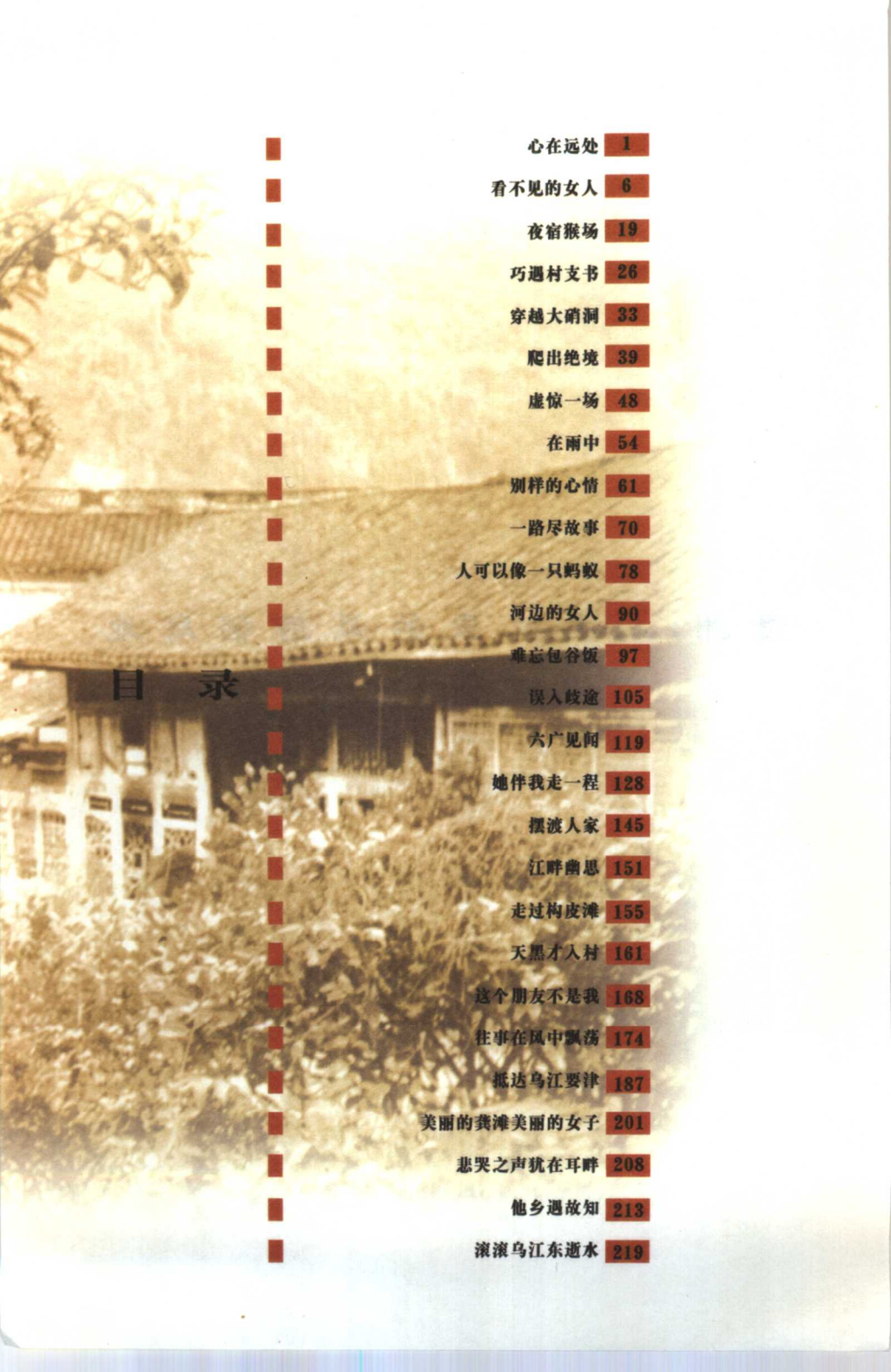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吴玉龙
责任印制：冯冬青
封面设计：锦色书装工作室
版式设计：创世睿点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走乌江 / 魏荣钊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032-2468-1
I. 独... II. 魏...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421 号

书 名：独走乌江

作 者：魏荣钊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cttp.net.cn>
电子邮箱：cttp@cnta.gov.cn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7.125
印 数：5000 册
字 数：130 千字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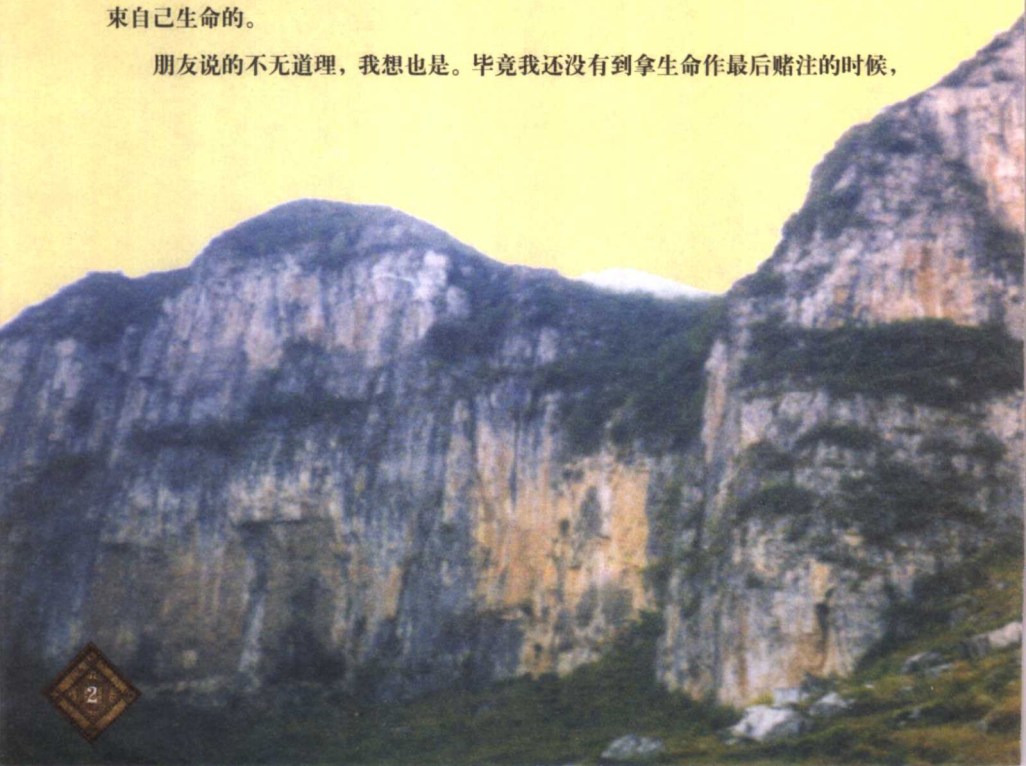
心在远处	1
看不见的女人	6
夜宿猴场	19
巧遇村支书	26
穿越大硝洞	33
爬出绝境	39
虚惊一场	48
在雨中	54
别样的心情	61
一路尽故事	70
人可以像一只蚂蚁	78
河边的女人	90
难忘包谷饭	97
误入歧途	105
六广见闻	119
她伴我走一程	128
摆渡人家	145
江畔幽思	151
走过槐皮滩	155
天黑才入村	161
这个朋友不是我	168
往事在风中飘荡	174
抵达乌江要津	187
美丽的龚滩美丽的女子	201
悲哭之声犹在耳畔	208
他乡遇故知	213
滚滚乌江东逝水	219

心在远处

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1999年的前后，我只差一步就去了寺庙。去做什么呢，当然是当和尚，这不用怀疑。结果就在一念之间放弃了这个心愿。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自己六根未净，尘缘未了，害怕去了又回来。事实上是当时自己的心灵还飘散着许多尘埃，没有完全空亮。如今看来，那庙堂修炼的功夫，主要还是在自己，和尚也总还是人，也照常还是在天地间。

当这样的情绪、抑或说是心怀逐渐平息下去之后，我发现我那颗看不见的心对自然对山水有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每每去那悠远的山涧我就会万分感动，那是从内心深处涌起的感动。虽然我说不清楚这个因果，但我知道了我内心需要什么东西。我一直比较孤独，尤其是心灵。这之后又遭遇了很多事情，来自各方面的。这样跌跌撞撞到了2001年的秋季，我产生了徒步去西藏或别的什么地方强烈念头，在我还未拿定主意的时候，我把这个念头告诉了我的两个朋友，他们都表示赞同，但不主张我走西藏。年轻的那个朋友说，走西藏无论成功与失败，对我都不利，即使走成功了，往下的路就难了，人生的境界到了极致，回头再看什么都装不进心里去，活着就是痛苦，生命保准不能延续。他说三毛未尝不是这样结束自己生命的。

朋友说的不无道理，我想也是。毕竟我还没有到拿生命作最后赌注的时候，



那么,去哪里呢,我说可不可以去乌江走走呢?这同样具有对生命的考验和挑战,同样可以释放、排解内心的孤独和落寞。

但是,这不是说就没有了危险,那怕这种危险是万分之一,也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即使死亡也无悔意!决心虽说下了,但过多的考虑还是自己的身份问题,我是一个记者,能否兼顾工作,两全其美?如果报社不同意,走完乌江好好回来,生计会成为新的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我想,能否争取报社的支持?这样到2002的春天我就把徒步乌江的报告交了上去,可不久我却被安排与警察到福建、浙江参与打拐报道去了,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后来又由于其他不便说出来的原因,一拖又是几个月,直到天气都开始变冷了,头儿有一天才突然通知我,说老总表态



了，要走(乌江)赶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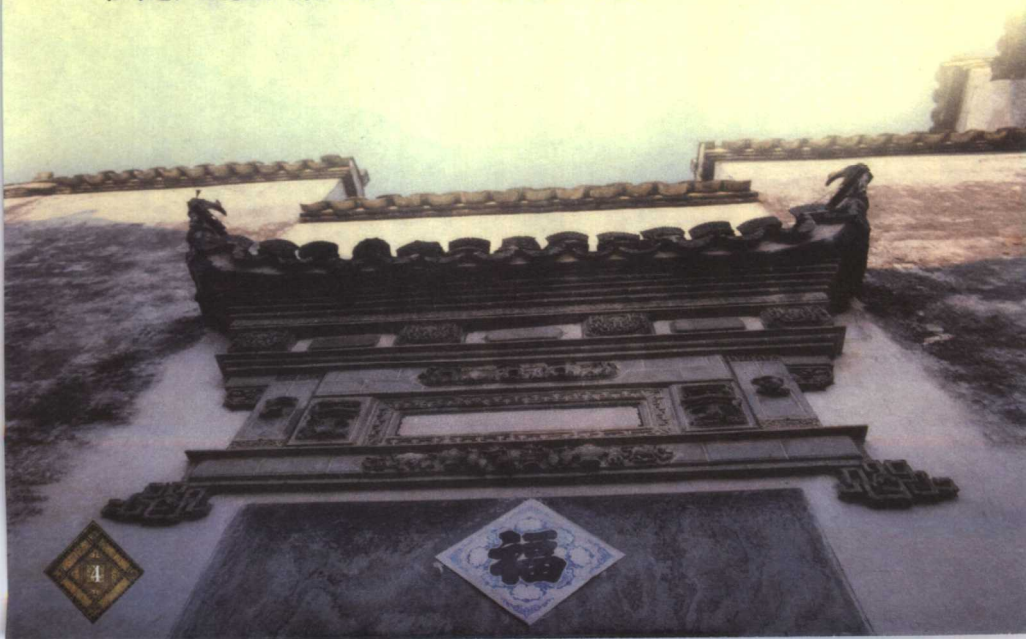
有的同事知道后十分担忧，怕我一去回不来，劝我放弃，别拿自己当只蚂蚁。然而这根本不可能改变我的主意。我想，一个人的举动往往不是简单思考的结果，它是由很多原因决定了的。我是一个很复杂而又简单的家伙，这一点我的心灵早已醒悟。

就这么决定了。9月23日从报社前往乌江源头——海拔2000多米的威宁县盐仓。如果我现在不说，谁也不会知道我头天清早到过黔灵山的弘福寺烧过香、求过佛。其实我知道神灵保佑不了人，但对于无所牵挂的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寄托而已。

夜晚天上下了点零星小雨，地上还湿漉漉的，空气中飘散着阵阵寒气，激动的心也生发起些许凉意。临走，作为领导和朋友的部主任张铭先生执意要邀同事们为我壮行。我最怕这种场面，一来忒不习惯，二来又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不值得兴师动众。然而“君命”难违，只得与大家举杯告别。

离开贵阳时已经是中午了，报社安排三位兄弟送我到源头，结果我们的采访车开到赫章天就黑了。

晚上我躺在招待所的床上，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丝忧伤：今晚有三个兄弟陪在身边，明晚呢，实在想像不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乌江天险



看不见的 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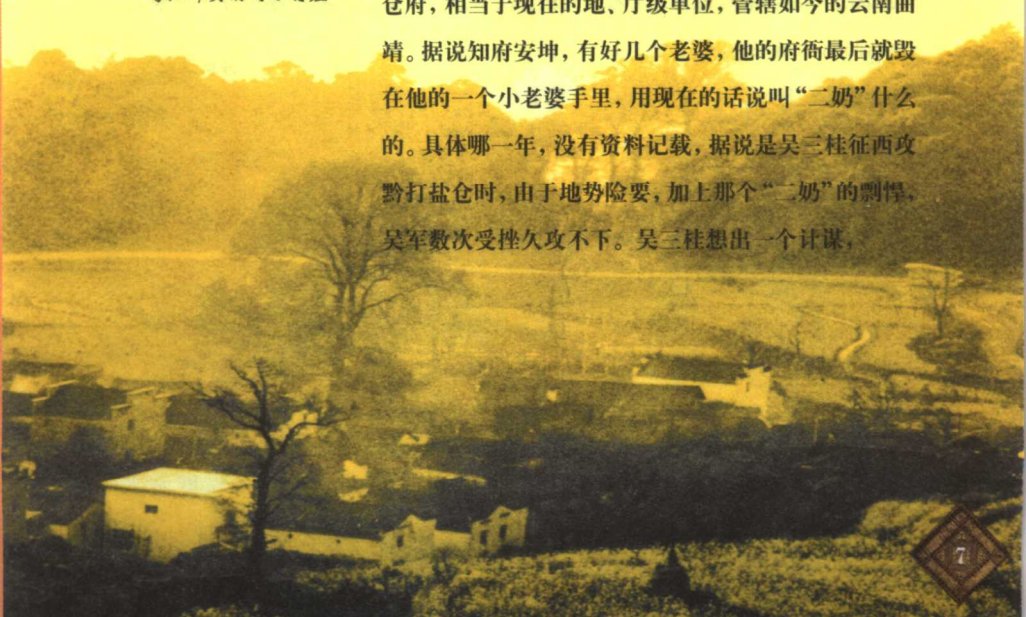
乌江的源头其实有南源北源之分，资料上都认为南源是主源（北源在赫章境内），整个流程1050公里，称为贵州的母亲河，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源头海拔2200多米。它流经贵州毕节、六盘水、安顺、贵阳、遵义、黔南、铜仁7个地、州、市的27个县、市、区，之后进入重庆市境的酉阳、彭水、武隆、涪陵，流入长江，其落差之大形成了独特壮观的峡谷风景。

2002年9月24日上午，我来到了威宁县委宣传部。

书上说乌江的源头在该县的盐仓镇石缸洞，然而到底在哪里？我不想过多浪费送我来的同事们的时间，因此找宣传部带带路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热情，但还是安排人把我们带到了盐仓镇政府。

盐仓是威宁较贫困的镇，总人口两万多人。据镇里的领导说，有五分之一的人没有解决温饱，其原因主要是地势高寒土地贫瘠，然而这样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山坡却有其悠久的历史。清朝康熙年间，这里曾设盐仓府，相当于现在的地、厅级单位，管辖如今的云南曲靖。据说知府安坤，有好几个老婆，他的府衙最后就毁在他的一个小老婆手里，用现在的话说叫“二奶”什么的。具体哪一年，没有资料记载，据说是吴三桂征西攻黔打盐仓时，由于地势险要，加上那个“二奶”的剽悍，吴军数次受挫久攻不下。吴三桂想出一个计谋，

乌江畔美丽的小村庄



派人用金银私通安坤的“二奶”，结果这个女人果然在金钱面前放下了土枪土炮。吴三桂占领了盐仓，安氏土司溃不成军，纷纷作鸟兽散，据说有一部分逃亡到了四川凉山，在那里繁衍了不少后裔；有的躲进了深山老林，成了后来大山深处的一个少数民族。

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必要去细究。但关于安氏的这个“二奶”我想在此多说一句，女人在灾难面前往往是靠不住的，她所依附的很难超越金钱和权势。但我不否定历史上的少数巾帼英雄。对于安氏土司来说，也许他在死的时候都没想明白，这个与他同床共枕的女人其背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那些金银？当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抛开儒家的思想，用今天实用的话说，你这个土司眼看就完蛋了，我为什么要为你牺牲，我这样做不仅能保全自己，还能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女人命运的悲哀。从古至今有多少女人真正找到了最后的情感和心灵归宿？呜呼！

不管它是正史还是野史，留给后人的不过就是一段笑料罢了。倒是那盐仓府遗存下来的残骸多少有些叫人心惊肉跳。在离今天的盐仓镇政府不远的山梁上，有一座周长为200多米的石坟，叫向天坟，用毛石砌成三道三台围墙，石梯上下，三道门出入。内有大小坟墓7座，卦位各异，所葬之人均是盐仓府的要人。每座坟顶都是凹形，墓向朝天，故名向天坟。在当地留下来的各种神秘传说至今令人

俯瞰乌江



乌江岸边漂亮的彝族少女

惊叹和费解，曾经有专家到此考证时称向天坟为“中国的金字塔”。

盐仓与赫章县的妈姑镇相连，之间有座大山叫芦虹山，海拔2700多米，冬天银装素裹，雪映蓝天；夏天山青草绿，凉风习习，是个避暑的好去处，所以当地的彝民又称它凉山。凉山上有一片大草坪，据说有600多亩，芳草荫荫，高达六七寸，踩上去就像踩在棉絮上一样。草坪四周环抱着错落有致的小山峰，这里便是黔西北最盛大的彝族赛马节活动举办地。

当地的百姓这样说，因吴三桂攻打安氏土司多次受挫，并把怨恨发泄到平民百姓，对乌撒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残酷屠戮，山民流离失所，大部分跑到凉山上躲避，靠吃野菜充饥。大草坪爱长韭菜和荆棘果（这里人叫荆棘果为“蚕泡儿”），散居的彝族群众经常跑去草坪采集野菜和“蚕泡儿”吃，久而久之，那里便成了彝族群众的聚集地，直到形成后来五月初五的赛马节活动。

这里地处乌撒彝族聚居的地带，后来每到农历的五月初五，从威宁、赫章两县和其他地方赶来草坪欢度赛马节的彝族同胞多达二三万人。这天，无论男女老少都穿戴一新，在草坪上围成一个个圈子，彝族姑娘和彝家小伙尽情地表演精彩的彝族舞蹈。小伙子六人一组，穿着蓝布长衫摇着马铃铛，狂放有节奏地跳起“铃

恋爱中的彝族青年男女



恋爱中的青年男女

铛舞”；姑娘们跳的则是柔美的“酒礼舞”，借以表达对祖先和亲人的怀念。手中的花毛巾舞得令人目不暇接，随着花毛巾的飘飞，“阿西里西……”的优美彝歌使凉山充满了生机。

“撒麻舞”、“燕麦舞”、“虹彝舞”飞舞在草坪上，四周敬起“转转酒”，喝酒声，彝歌声、月琴声、唢呐声伴随着赛马活动进入高潮，骑手们驾驭着自家喂养的马儿在规定的红旗线内快马加鞭，最后挑出100匹骏马进行有奖决赛，参加者有小伙子，也有率性的姑娘，只等信号一响，百匹骏马竞相奔驰，跃到前面的将夺得本次赛马冠军。1983年，一名13岁的彝族姑娘夺得了本次赛马冠军，一时间成为当地的爆炸性新闻。

天黑后，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去。有情的小伙和姑娘继续留在山上对歌，对到情深处便邀约来到附近的岩洞，燃起篝火一直对歌到天亮，情意相投者最后便成就了婚姻。

凉山上的草坪赛马节至今已近300年的历史，民国时期中断了一段时间，解

放后又重新恢复，而今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赛马节的热闹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了。

是什么原因由不得我更多地去思考，我得赶快走到大梁山脚下的乌江源头去。

面包车哼哼唧唧地沿着那条粗糙的山路从山顶滑到山脚，途中轮胎被刺破，幸好有一个备胎，不然送我来的兄弟们不知该如何返回。来到叫石缸洞的乌江源头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刚到几分钟天上就飘起了雨点，但是没有一个人着急。出水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用水泥修造了一番，清水汨汨地淌出“缸”外，流向它要去的地方。“洞”的旁边有几棵碗口大的黑桃树，顺着水流下行600米左右就是黑鱼洞与花鱼洞，当地人说，以前黑鱼洞生黑鱼，花鱼洞生花鱼，只有石缸洞的鱼才是透明的，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很难看到这种好玩的鱼了。不用说，自然是环境遭到了破坏。我们在三股清泉交汇的地方照相作别，背后是裸露的沙石和缺乏生机的包谷地。山坡虽大，但因没有植被，所以并不感到幽深恐怖。时间过去快一个小时，我知道该独自上路了，心里的底气尽管不足，可是这条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分手的时候雨还在沙沙地下，我感到同来的晓松和罗玮都有些难过，罗玮还说，早晓得，我懒得来送你！我明白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这样把一个兄弟“抛”在山谷未免有些残忍，无情未必真豪杰！反倒是我还显得从容一些，转身朝水流的方向走去。溪水很快转了一个弯，跟着我就落到了山岗的下面，我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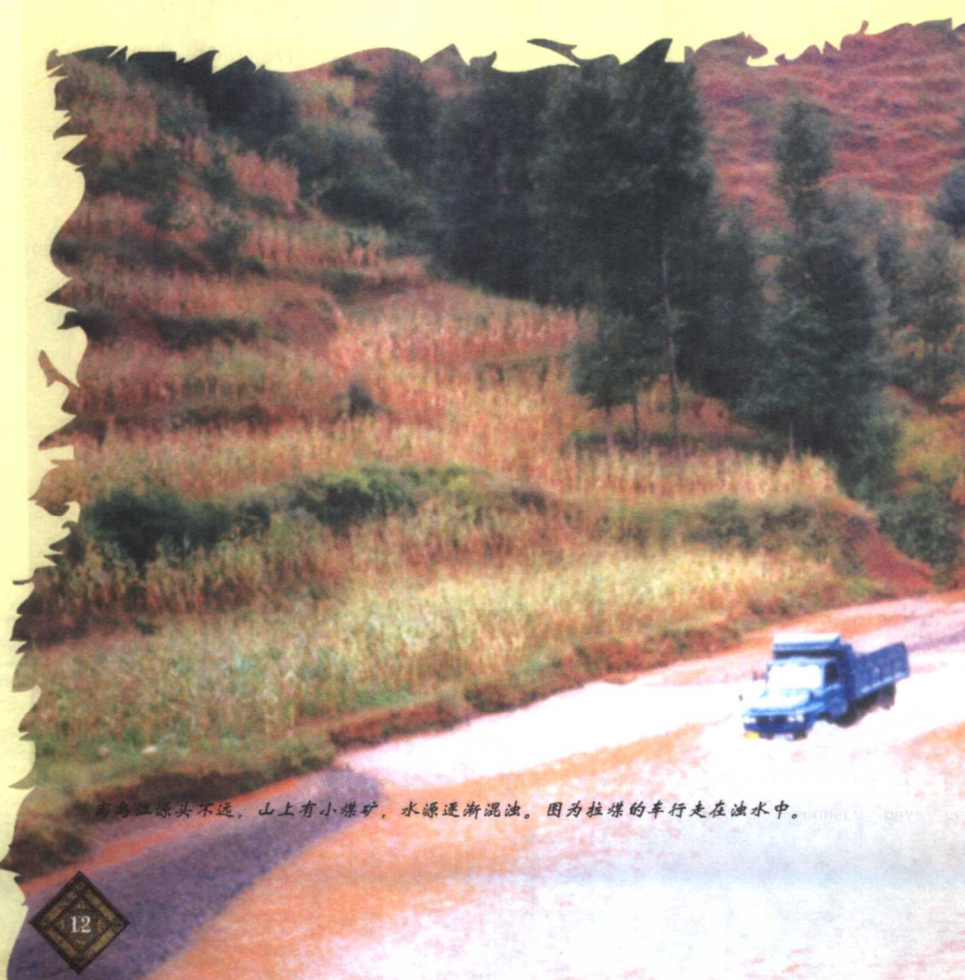
乌江的源头在这里逐渐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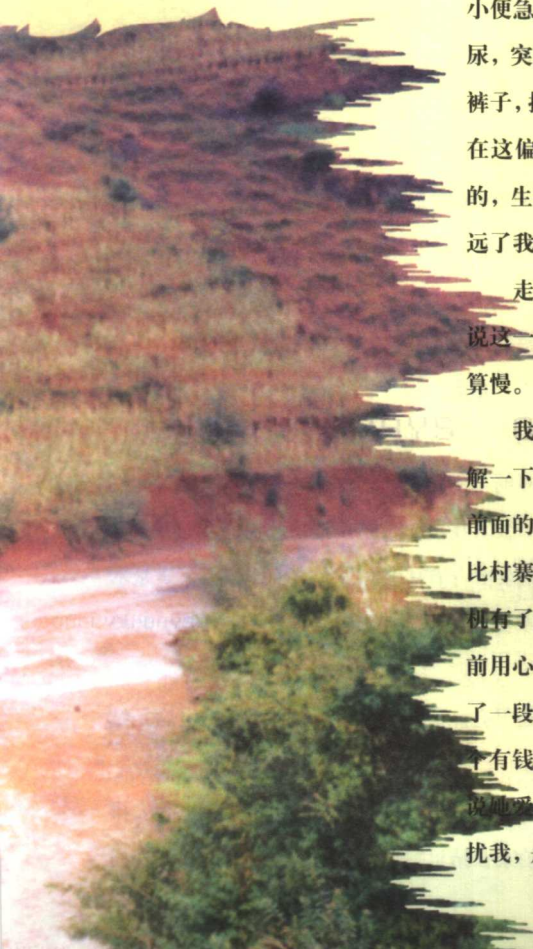
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了。我的不安的心终于落定，没有可想的了，惟一的出路只有勇往直前。说来也巧，这时雨没有谁喊停，可它却停了下来。

这是不是老天爷对我的特别恩赐——洒泪为我送行？

走不多远，在这人烟稀少的沟谷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老人，他背着一块大石头独自走在崎岖的路上，眼睛也不好，慢慢悠悠地往前蹭。我问他背石头有什么用，他说背回去圈个猪圈。我说怎么不叫儿女们来帮忙，他说没有儿女，年轻的时候讨了个媳妇，后来嫌他太穷悄悄跑了。他就一个人过了下来，每年都要养个猪儿，但猪儿很让他操心，一年要把圈拱坏几次，他就不停地修整。老人边走边说着，然后走上了山坡，没有回头看我一眼，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我继续



离马江源头不远，山上有小煤矿，水源逐渐混浊。图为拉煤的车行走在浊水中。



往前走，不久看见两排生机勃勃的胡杨直冲云天。走过那排胡杨，越走视野越开阔，小溪从胡杨脚下慢慢淌进了一个大沙坝，沙坝两岸是望不尽的包谷林，顺着河水我穿过一片又一片包谷地，转过几个大山弯，见到相隔不远的山坡上出现了几个正在开采的小煤矿，越往前走，溪水逐渐变得混浊起来。

当走过那个叫可盖的村子时，汗水湿透了全身，内衣与皮肤粘得紧紧的。肩膀酸了，小便急了，我将背包靠在土坎上就朝路边撒尿，突然拐角处冒出两个人来，我急忙扣上裤子，把携带的匕首藏在顺手处，以防万一。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我的心总是绷得紧紧的，生怕来者不善。当两人瞟着我走过去很远了，我才把没撒完的尿再次撒完。

走到炉山镇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据说这一段路有10来公里。看来我的速度并不算慢。

我必须进炉山镇政府停一停，一方面了解一下该镇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也好打听前面的路况，要不就在这儿住一宿，镇上总比村寨好。我这样想着。走进镇政府大门，手机有了信号，并且叫了起来，一听是我一年前用心相处过的那个女子打来的，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她嫌我没钱离我而去，跟了一个有钱的人。她的选择没有错，我没有理由说她罗钱就不好。但是她这个时候不应该打扰我，是担心我呢还是佩服我——或者被我